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玉佛緣

第四回 敲木魚勾通灶下養 迎玉佛哄動市中人

卻說了凡和尚，當晚想定主意，次早便去找尋錢太太的奶媽李氏。到得門前，先念了聲阿彌陀佛。李氏是聽得出他口音的，知道了凡師父來了，趕忙迎出門來說道：「師父為什麼許多天不到此地？」子凡道：「如今比不得從前，不好時常出來了。」李氏請他進去坐下，了凡道：「我從前聽你說在什麼嚴貢生家裡，給他小姐吃奶。那小姐是不是如今錢撫台大人的太太？」李氏道：「正是。」了凡道：「也有你這般沒主意的人，你為什麼不去找他？」李氏道：「噯喲，師父，說得容易。那般大的一座衙門，我那裡進得去？況且也沒盤費。」了凡道：「不妨，盤費我借給你，我同你去。總要替你想個法子，叫你見著那位太太。」李氏大喜，當晚了凡就在李氏家裡住了一夜。次日回寺，取了些銀錢，合製漆木魚等類，二人一同起身。不多幾天，早已到了蘇州。路上把心腹話一一告知李氏，叫他如此如此的用計。李氏本來乖覺，點頭會意，果然到了撫台衙門口，被把門人攔住。李氏大罵道：「我是太太的奶媽，他帶信叫我來的，你敢擋住我麼？」把門人聽說太太叫他來，那敢怠慢，就回了二爺們，傳到上房。太太果然叫他進去，自然留他在衙門裡居住。李氏湊空說起靈隱寺，把了凡見過一尊玉佛非常靈異的話說了出來，太太起初還不在意。誰知從這日起，每天清晨，牆外的木魚聲，敲得震耳的響。太太的臥房背後，正靠著後花園，早被他們買通了廚房那條路。了凡和尚每天進來敲一清早的木魚，太太不知就裡，便問李氏，李氏道：「了凡師父說的，他得過夢兆，說玉佛合老爺太太有緣，要募化十萬銀子，替他蓋造廟宇，保佑老爺升官發財。不然便有禍事臨頭，這木魚聲諒來就是那玉佛顯靈的。」太太大驚道：「這還了得，你知道老爺做了幾任清官，那裡有多餘銀子？我不信玉佛有那般神通。」李氏道：「太太不信罷了。這衙門裡水洩不通，離著街上又遠，那裡來的木魚聲？」太太一想，果然不錯。只得叫人四下找尋那木魚聲，幾個丫環都說尋不著，又叫人去問外面的小廝，都說這裡離街甚遠，沒有人敲木魚。太太將信將疑，事有湊巧，子玉因勞傷過度，病倒了，便吃些參茸，也不見效。太太擔憂，又聽得木魚聲敲得更響，隱約有人念什麼救苦救難西方玉佛菩薩。太太被他吵得慌，又聽了奶媽一派妖言，不由得有些信服，當晚挨不過，便一五一十的告知了子玉。子玉自從有病，才在太太房裡睡覺。他是病虛的人，聽見太太這番說話，不覺感而為夢。夢中見萬道毫光，顯出一尊粉裝玉琢的如來佛，對他笑迷迷的合十著手。等到醒來，頗覺精神爽健些，便想道：「玉佛的話，莫非果有其事？」次早叫奶媽李氏來問端的，李氏道：「了凡師父是個極有道行的和尚，他再不說假話的。」子玉道：「這和尚現在那裡？」李氏道：「他在靈隱寺做住持哩。老爺要請他來時，只消差個人去便了。」子玉就差人到靈隱寺去請了凡。此時了凡已得信，連夜乘船到靈隱。果然錢大人的差官來了。寺裡僧眾，見撫台都來請他，覺得這位住持，真是個活佛降世。閒話休提。且說了凡同了差官，再到蘇州，直入撫台衙門。子玉請他臥室相會，了凡只不過合十一回，口裡卻說道：「大人是佛門大護法，些些小恙，不足掛心，壽數還不止百歲哩。」子玉聽他恭維幾句，很覺快活，不免提起玉佛的話來。了凡道：「這玉佛的來歷，說也奇怪。小僧也是聽人傳說。那西天佛國的錫蘭島，有一尊玉佛，是如來化身。本來靈異，不知那年降居四川成都府。可巧小僧掛單雲遊到了四川，見過這尊玉佛，背上還有幾行小字，不知用什麼墨寫的，洗都洗不掉，卻是番字，沒人認得。聽說有人翻譯過，說只待一位有緣的佛門護法，就隱藏著大人名字，要替他創建寶刹，普度眾生。」子玉只是笑，並不答應。攔不住旁邊有些姨太太小姐，都深信其言，早有捐助的意思。過了幾日，子玉病勢又重，那太太合姨太太私下商量，答應了了凡和尚一萬銀子。一面看定地基，蓋造琳宮；一面派人去迎玉佛。了凡有這萬金做了底子，再到各紳戶處去募捐，居然湊到三萬金。有了錢，辦事自然容易。就在閩門外面，買定一處地基。不上數月，大殿造成。這時子玉的病也好了。

不多幾日，玉佛已到漢口。子玉照會招商局，特派一隻輪船去接。那迎玉佛的人，就是靈隱寺兩位大和尚合蘇撫台衙門裡的差官，在漢口等了多日，輪船已到。兩僧兩俗商議，租了頂綠呢轎子，八個人把玉佛抬上輪船大菜間裡放下。船上的人，除卻船主大副以下，那些買辦等人，都來拈香頂禮。特地備了一席上好素菜，請兩位大師父果腹，差官是吃大菜不提。這個信息，一傳開去，那上海人本來得風是雨，最喜聚觀新鮮事兒的。其時有個流氓，姓王行七，外號叫做小熱昏，探聽了這樁事的始末，就想在西園茶館裡衍說一番。瞥眼看見一張茶台上，坐的是爛和阿四，醉鬼週三，馬夫李大，王七便朝著他三人說道：「後兒江天船到，我請眾位看樣稀罕東西。」眾人忙問什麼東西。王七便說是玉佛。週三道：「後兒我沒得空，要看金龍四大王出會哩。」阿四蹺起一條腿，正在那裡吃香煙，聽他說錯了話，便罵他道：「你真是個醉鬼。昨夜三更天，灌了黃湯，今天還沒醒哩。出會是禮拜日，今兒還只禮拜三，你後天倒想去看會了。」王七道：「休得囉唆，大約這玉佛的來歷，眾位還沒知道。」李大道：「正要請教。」王七道：「你請我大馬路寧波酒店裡吃酒，我便告訴你們。」阿四道：「怪不得人家說你小熱昏，什麼玉佛金佛，我也見過。小孩子身上帶的，有什麼稀罕？也要人家請你吃酒，才肯說呢？」李大道：「王七哥向來不造謠言，他說的玉佛，定然是件新鮮故事。我來作東，咱們就近到四馬路去罷。」當下惠了茶東。

走到四馬路，揀個小酒館坐下。王七叫道：「快燙酒來。」這酒館裡的堂倌，認得他們這一干人的，見面就倒抽了一口涼氣，那敢怠慢，連忙趕來擦桌子，擰手巾。一會兒酒菜齊備，王七猶可，週三早喝了兩碗，王七慢慢說道：「你們要曉得這玉佛，是西天佛國裡幾千年前傳下來的。據說我佛如來降伏齊天大聖的時候，伸出一隻蒲扇般大的手，叫齊天大聖站在他掌心裡翻個筋斗，試試看，跳得出跳不出。大聖聽了暗笑道：『我一個門能翻十萬八千里，區區跳出手掌，何難之有？』打定主意，便跳上他手掌。誰知一個門翻去，卻見前面五根肉柱。大聖只當天盡頭，那知如來把手掌翻轉，變成一座五行山，恰恰壓在大聖身上。當時雖把齊天大聖收伏，我佛如來也出了一身冷汗。如來赤著大腳，不肯穿襪，眾位是知道的。其時他腳下一點汗淋到蓮台底下，一會兒凝成一尊玉佛。西天諸菩薩要見如來的面見不到，只要去朝這尊玉佛，如來就知道了。這叫做心到神知。說也可怪，這玉佛在西天享他的清福，何等不好，偏偏墮落中華，投胎為人，就是我們這位撫台大人了。」王七說到這裡，李大插嘴道：「噢，原來如此。怪不得我看見撫台大人的相貌，賽如一尊玉佛。大耳方口，皮膚比玉還白。」王七道：「那個自然，他本是玉佛下凡的。目今忽然想起前身的事，就差了兩位官員，到西天去迎來供奉。差官說：『下官是俗眼凡夫，認不得西天的路。』大人背後，轉出兩位聖僧稟道：『弟子情願接引他去。』這是前年的事。昨兒我遇著招商局裡一位朋友，說玉佛已經迎到漢口。這裡局裡，派了江天輪船去接。後來定然可到，我們務必去瞻仰瞻仰。得見玉佛一面，有莫大的利市，逢賭必贏，逢災必脫，打發財票就得頭彩，逛窯子不生梅毒瘡。」王七信口開河，把玉佛衍說過，酒也騙到口，喝得醺然了。要想叫碗麵當飯，再到三分燈吃鋪上去呼三筒，然後回寓睡覺。誰知把那醉鬼週三，馬夫李大，哄得十分相信，商量去看玉佛。週三道：「我明天一滴酒也不吃。李大哥，你把馬車拉我去看玉佛罷。」李大道：「呸，你也要算是熱昏。我明天為著玉佛，生意都不做了，倒來拉你不成？」週三道：「你走去，走得慢了，恐怕錯過，還是車去好些，我搭你的車，又不是專誠拉我，難道還要我兩塊錢一趟不成？」李大笑道：「別人只要兩塊錢，你是個曲辮子，定要四塊。」阿四道：「好了，不用吵。那玉佛我倒不稀罕看他，正經去看會，還有些意外的好處哩。」

不言兩下爭論，只王七的話，傳到鄉下人的耳朵裡，若大若小，都要來看玉佛。到得那天，江天船才並碼頭，那馬車東洋車小車已擠滿了，巡捕拿著棍子趕，哪裡趕得掉，坐車的倒還退後些。第一是拖男帶女，那班走來的人，還有些念佛婆婆，穿著天青布的外套，手裡捏著一籬香，低聲宣佛號而來，拚命望前擠去，齊齊站在金利源碼頭候著。再說靈隱寺的兩位大和尚合那差官，正想叫人把玉佛運送上岸。買辦走來，連連搖手道：「這是上不得岸，你看人山人海，擠在岸邊，連路都塞住，等他們散開，再想法罷。」四人應命。那知等了半天，他們兀自不散。在那毒日頭裡硬曬，也是不怕。直等了一天，見船上沒得動靜，這才各自散去。內中有些人並且住在上海過夜，就便看會。說起這金龍四大王會時，更加荒唐了。原來上海人信奉菩薩，分外稀奇。即如四月初八那天，各鄉村的牛，都要牽了到靜安寺打個圈子，這才伏伏貼貼的耕田哩。那出會的說法，大約也同牽牛到靜安寺一般無稽。但是

十分好看，不特旗纛傘扇制備的濟楚，還有許多新鮮花色。其時正是三月天氣，不寒不暖，迎玉佛的兩位差官，既被眾人攔住要看玉佛，不得上岸，耽擱了一天。次早才設法把玉佛運到內河一隻滿江紅的船上，電報已到蘇州，等那邊派小火輪來拖帶。差官沒事，便同了和尚到四馬路逛了一天。次日正逢禮拜，僧俗四人吃過飯，又蹇到岸上，意思想去抽煙。才走到新馬路口，只見兩個印度兵騎著馬，背著刀，慢慢而來，四人吃了一嚇。正是：

佛本無靈難護國，兵為人用太酸心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